

## 亲历

# 记者凌晨登上桐庐专业捕捞队的新渔船—— 富春江上 鱼肥人欢

■ 本报记者 沈琳 戴欣怡  
通讯员 方菲 蔡美兰

凌晨2时30分,桐庐富春江的水面黑得仿佛吞没了探照灯的光。桐庐县国有专业捕捞队队员陈斌已经和他的“搭子”戚贤会忙活在浙桐渔00104号漁船上。我们跳上船尾,险些跌倒。陈斌一边递来几件橘色救生衣,一边打趣道:“记者同志,站稳咯!咱这船可不比岸上稳当。”

我们所在的船,是桐庐县刚组建的全省首支内陆国有专业捕捞队的新式漁船:7米长的铝合金船体,配着汽油挂机灵活转向,比传统的木船、铁皮船轻快不少。

过去几个月里,20名像陈斌这样的“捕魚能手”通过层层考核,组成了国有专业捕捞队。他们配置统一样的漁船,经过统一培训,还肩负着比普通渔民更多的责任——既要捕鱼,也要护渔。

专业捕捞队到底有啥不一样?趁着近日富春江4个月来首次开漁,我们跟着他们当了一回渔民。

## 老渔民手把手教技能

“坐稳,要开船了!”戚贤会一声吆喝,漁船发动,朝着江中央加速驶去。

陈斌站在船尾,借着探照灯检查刚展开的漁网。这张网长200米、网眼14厘米,严格按照捕捞标准设计。他特意用拳头比了比网眼尺寸:“以前私人漁船偷偷用密眼网,连拇指长的鱼苗都捞走,我们这网专逮大鱼,不抓小鱼。”

凌晨3时,船速渐渐放缓,陈斌开始往江里撒网。“首先要避开航道,选择水流平稳处,水浅不能放网,网会漂起来,其他船开过来打到网就危险了。”陈斌边放网边和我们解释,这些知识他早就滚瓜烂熟,“这些都是考试内容,当初招报名额只有20个,有80个人报名,理论知识、捕鱼技能、游泳技术全要过关才行。”陈斌聊起自己的考试经历颇有点自豪。

看下来好像并不难,于是我们凑上去试着跟着撒网,一上手就发现远比想象的复杂——漁船在匀速缓慢行驶,带动着漁网下坠,我们拿起的网前面没理顺,后面撒出的漁网就开始打结。

“新手都这样。”陈斌连忙接过我们

手里的“乱麻”,手腕一抖,漁网像展开的扇面一样滑入水中,不一会儿,三张网全部下水,他边示范边解释:“这手艺属于实操课,进队后有老渔民手把手教,其实我以前也是乱撒,现在这样效果好多了。”

过去的富春江上,使用“三无船”、违规漁具的偷捕时有发生,国有捕捞队成立后,不仅给队员系统培训安全操作、捕魚技能、内陆捕捞法律法规等知识,还专门请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传授捕鱼经验:从风向研判到水流方向,甚至如何减少魚群应激反应,都有一套科学方法。

“看那片漩涡!下面至少三窝鮀魚。”陈斌突然用灯光指向一处看似平常的水面。“为什么?”我们好奇地问。他笑着解密:“水流打转时带动底层的泥沙和浮游生物往上涌,鱼就爱在那扎堆。这都是老渔民教给我们的。”

“以前谁敢教徒弟?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戚贤会蹲在船头接过话茬。他的父亲是富春江老一代“鱼眼师”——仅凭观察水花就能判定魚群种类和数量。国有专业捕捞队成立后,老爷子被请来当技术顾问。“我爹那辈人说,捕鱼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活,现在不一样,咱可是持证上岗的技术工。”戚贤会咧嘴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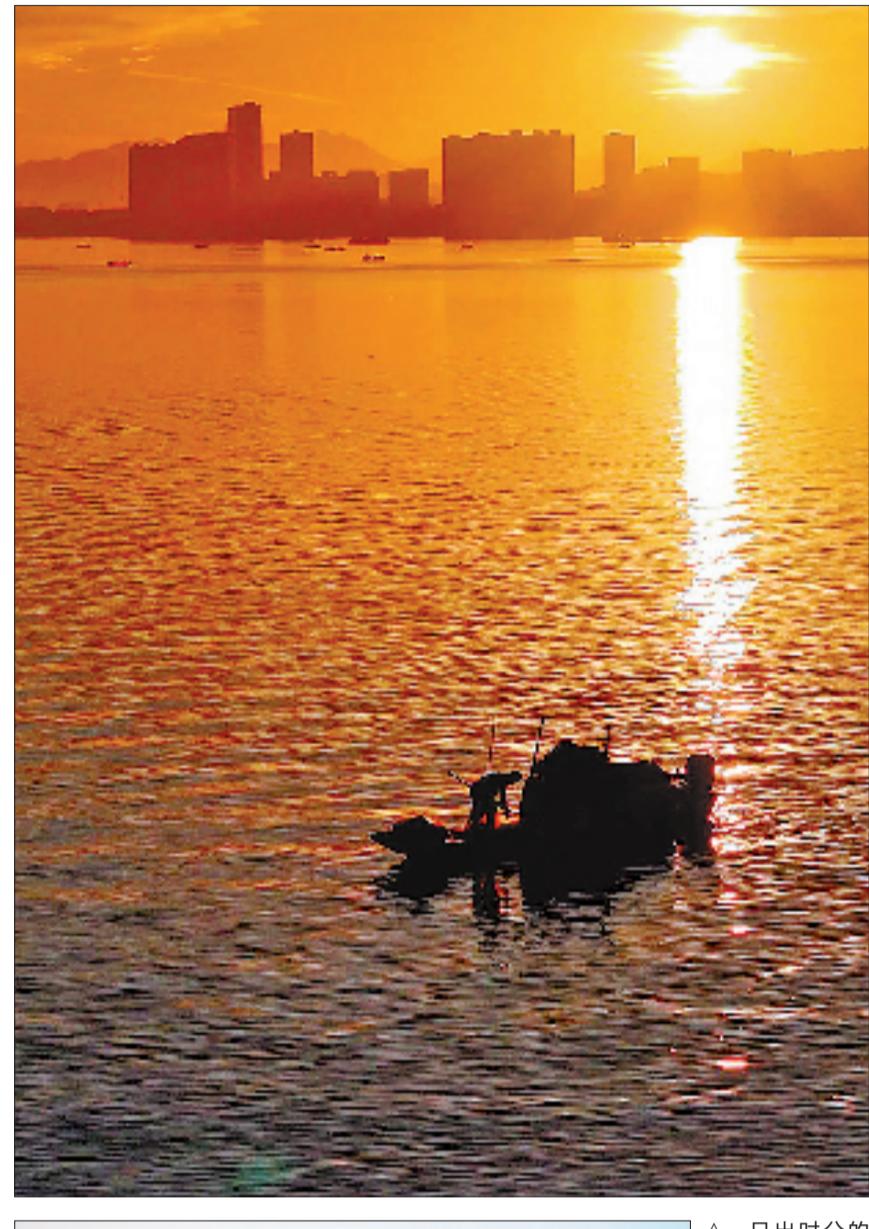
陈斌掏出口袋里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上面写着学来的知识:水温在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鱼最多,连续晴天后的第一个阴天是好时机……日志本上记满水温、阴晴与魚群的关联。这些老渔民的好经验如今成了国有捕捞队的标准化课程。

## 三网捞到100多公斤漁获

“起网!”晨光微露时,陈斌低喝一声,拽起漁网开始使劲,“哗啦”一声,沉重的漁网浮出水面,银色鱗片在晨光里炸开,活蹦乱跳的鮀魚、鮰鱼挤满了网兜,小鱼则匆忙得从拳头大的网眼“逃走”。

“这一网少说50公斤。”让陈斌兴奋的不仅是数量,“你看,全是1公斤以上的大鱼!几年前哪能网到这么大的鱼。”陈斌用膝盖压住一条挣扎的胖头鱼,“以前非法捕捞多,导致这里大鱼越来越少。”

看到陈斌的第一网初战告捷,我们跃跃欲试,也想尝尝这丰收的喜悦,陈斌



△ 日出分时的富春江。  
受访者供图



△ 在陈斌的指导下开始收网。  
通讯员 马丁 摄

看出我们的心思,第二网就换我们上手。我们站起身来,用力扯着漁网,打结的漁网拖着我们的手臂沉向江心,陈斌眼疾手快,迅速用手抵住我们后腰:“劲儿要使在腰上!”

浸透水的漁网比想象中要重得多,我们才拉了不到50米就手臂发酸。陈斌接过漁网后开玩笑说:“你们这细胳膊细腿,还是我来吧,收网是个力气活,得轮流来。”

第二网、第三网上来,数量没有想象中多,但是种类更加丰富。鲈鱼、鮰鱼、包头鱼、河虾、鮀魚、江鳗……足足八九斤,加起来有100多公斤漁获,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返航时经过一处废弃码头,不少锈蚀的铁皮船半沉在水中。“鼎盛时这里停着上百条漁船,现在船越来越少。”戚贤会指着其中一条说,“那是我叔的船,年纪大了,船就不开了。”

我们不由想起此前在桐庐县畜牧农机渔业发展中心渔船终端管理平台上看到的场景,在富春江流域的地图上,每一个绿色小船符号代表一艘桐庐的持证漁船,记录着它们在江面上的行动轨迹。左侧的船舶列表显示,现有船只61艘。

“这是现在所有桐庐的持证漁船总数了,这些年漁船越来越少,10年前还有上百艘。”桐庐县畜牧农机渔业发展中心主任潘望书解释,以往渔民要捕鱼,需要申请内陆捕捞漁船指标。不过,根据政策,2009年起我省禁止新增内陆捕捞漁船,而持证渔民达到65岁就要自动退捕。一边没有了增量,一边原有持证渔民越来越少,桐庐组建国有捕捞队,破解的正是这一难题。

“今年我们的漁船数量将出现增长。这些通过考核的渔民无需自购漁船,漁船统一由桐江渔业公司提供,收益和公司按比例分成。”潘望书说。

## 江鲜一条龙直供餐桌

“到码头了。”陈斌一声招呼把我们思绪拉回到映着晨光的魚鳞上。

“这么多鱼,都能卖掉吗?”看我们心里没谱的样子,陈斌笑着说:“你们心放宽点,有多少卖多少!”

天刚亮,船一靠上码头,江风送来东门漁市的喧嚣。这里只允许持证渔民销售漁获,小广场中央的19个摊位,成为

国有捕捞队的专属销售窗口。

“国有捕捞队的魚到货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向19号摊位。“张老板,今天的鮀魚保准让你满意!”陈斌掀起活水舱盖子,肥美的魚儿扑腾起水花。张老板是附近“漁家乐”的采购。我们帮忙拎起一条鮀魚递给张老板,魚身湿滑差点脱手,沉甸甸的坠得手腕一酸。“小心鱗片!”陈斌提醒的话音未落,魚尾“啪”地甩了我们一脸水花。

张老板哈哈大笑:“这劲儿,绝对是野生的!”他拇指指给鱼鳃翻开查看,鮮红的鱗片像花瓣般张合:“看看这鱗色,刚从江里捞出来的魚就是不一样。”

鱼市渐渐热闹起来,我们跟着陈斌体验了一把“卖漁郎”。陈斌递过来两双橡胶手套,“你们戴上橡胶手套可以方便一点。”正说着,他忽然从鱼堆里拎出一条金灿灿的江鳗,鳗鱼扭动着缠住他小臂。“这可是宝贝!”他轻轻捏住鳗鱼下颌给我们看,“嘴唇厚实没伤,说明没被电伤过。”围观的人群发出惊呀,手机镜头齐齐对准这条江鳗:“给我装起来,马上就转账!”

“小陈,今天收成怎么样?”杭州桐江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斌每天来一线“摸底”,他拿着本子走到陈斌的摊位询问。“100多公斤,快卖完了。”一条江鳗就卖了1000元。”陈斌支付宝到账提示响个不停,他顿了顿,“这样算下来,一年保底有20万元,勤快点能冲50万元。”

孙斌翻开台账:开漁半月,卖出1万多名漁,比去年同期增长40%。“现在我们统一品牌、统一销售,还和十大江鲜餐饮名店签订了购销合作,江鲜一条龙直供餐桌。”孙斌一边介绍,一边打开手机屏幕示意我们查看他们的未来规划,“瞧,以后杭州还要开‘桐庐江鲜’专营店,我们送过去的每条魚都带溯源二维码。”孙斌说,他们将通过统一管理、专业捕捞和品牌运营,努力让“桐庐江鲜”成为浙江江鲜的“金招牌”,助力桐庐打造“江鲜第一城”。



沈琳



戴欣怡

## 台州“浙里就业”服务企业1.15万余家、求职者10.5万余人次——

# 小站点撑起大就业

■ 本报记者 罗亚妮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脉动,一头连着万家灯火。

针对就业公共服务面临的“下不去、推不动、落不实”等一系列问题,浙江以“浙里就业”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破题。去年以来,浙江在台州试点开展“浙里就业”综合服务站点建设,推进就业服务增值化改革,156个站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目前,这些站点已服务企业1.15万余家、求职者10.5万余人次。

“小站点”如何支撑起“大就业”?日前,我走进一个个服务站点,在服务专员忙碌的身影与穿梭的脚步中,感受这些基层服务点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巨大便利。

## 让商户觉得政策真能帮上忙

路桥区十里长街开街后,便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热闹商圈。300家固定店铺、25个集市摊位,人气带火了创业和就业需求。而专为这片商圈打造的十里长街就业综合服务点,就坐落在商圈最核心的位置。

下午3时,雨刚停。十里长街综合服务点专员郭静茹收拾好资料,把笔记本和政策宣传单装进帆布袋,像往常一样开始挨家走访。

“商户流动快,新搬来的一般不清楚创业政策,得多跑几趟。”她告诉我,服务点从去年12月运行到现在,这是第三次全覆盖摸排,“现在一周大概抽一半时间去上门沟通。”

跟着她穿过几条小巷,从北段开始走访。走进“厚滴酸奶”店,没有客人,店员在收拾操作台。“你好,请问店主在吗?”

“老板不在,今天不来。”店员看到她穿着印有“浙里就业”的蓝绿马甲,停下了手里的活。

听到回复郭静茹并没有转身离开,她拿出宣传单笑着说:“我们是就业服务点的,来讲讲路桥的创业政策。老板要是毕业不满5年,算大学生创业,能申请补贴。”



记者(中)与专员郭静茹一起挨家挨户走访,为商户送政策。  
通讯员 夏晓波 摄



在沙门镇就业综合服务站,专员朱芳芳(左)指导求职者登记信息。  
受访者供图

顺序把这些信息一条条抄录到表格里,很快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报名名单。

另一边,朱芳芳已经跟玉环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对接上了。“下周先在服务站集中上3天理论课,之后统一包车去学校练习实操。”她边说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安排,“到时候车我们联系好,人也跟着过去,有啥情况能及时照应。”

“站点的培训计划是跟着企业需求来制定的吗?”我问。

“以企业需求为主,但不完全跟着走。”朱芳芳翻了翻上半年的培训表,上面记着数字办公技术、直播培训等课程,“除了企业当前急需的,一些比较新的、对他们长远发展有用的技能,我们也会主动安排。”

在安排培训计划的间隙,朱芳芳的手机消息提示音就没停过。

“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有三四家企业把招聘信息发布到群里了。”她指导我把这些新岗位信息一条条整理好,更新到电子公告栏上。另一边,两位求职者刚填完登记表,我就按照着她教的,把他们的姓名、技能、意向岗位发到企业群里,还特意标注“有5年车床经验”“可即刻到岗”等具体细节。

“基层服务工作就是这样,琐碎又具体。”朱芳芳说,这些事看着不起眼,却把企业的用工需求和求职者的就业期盼稳稳连通,让供需两端的对接既及时又实在。

据介绍,目前服务站点有的分布在人口密集、产业集聚的重点乡镇(街道),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服务下沉,是乡镇就业服务的“总客服”;有的与产业园区、人力资源市场、商圈以及高校合作共建,为企业或特定群体提供差异化、精细化就业服务;有的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嵌入式建立就业服务专窗,打造村级就业服务点,延伸服务触角。

“我们摸了下情况,企业和员工对数控培训的需求都挺迫切,下周就打算办一期。”朱芳芳说着,把手机递过来,“你帮着把报名的员工信息归拢一下,除了群里的还有一些私发报名的,统一登记成表格。”

屏幕上是沙门镇企业服务群,

已经有20多人接龙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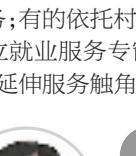
我接过手机,按

## 根据地域特点设置服务内容

在台州,就业服务站点并非千篇一律。

“我们是就业服务点的,来讲讲路桥的创业政策。老板要是毕业不满5年,算大学生创业,能申请补贴。”

**中国新闻名专栏**  
**亲历**



罗亚妮